

■ 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

天 才

The "Genius"

【美】 德莱塞 原著

高红岩 转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

导　读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艺术创作应该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一切。尤其是一个有天分的艺术家，如果不能将才华全部发挥出来，那对他自身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对于艺术更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损失。然而，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青年人，又很难拒绝大千世界的种种诱惑，心甘情愿地走清苦寂寞的创作之路。尤金·威特拉为了寻找自己的梦想，离开了家乡亚历山大。各种生涯摆在他面前，惟有绘画艺术，唤起了他全部的激情，让他渴望全身心地去投入。曾经有一度，他的绘画水平与日俱增，成功地举办了画展。但是随着生活的平庸化、自由的丧失，他的创作很快陷于枯竭的境地。当一个偶然的机

会把他从困窘中挽救出来的时候，他的崛起已经不是艺术创作的继续，而变成了被金钱收买灵感、用画笔炫耀技术的世俗生活。然而，艺术家那种狂热的情感、对美的崇尚和追求终究是难以磨灭，即使在常人世界里他已功成名就也仍然如此。只有当他抛开物质享受和功成名就的诱惑后，他手中的画笔才又重新成为一支艺术之笔，挖掘他所深藏的才华。

德莱塞在发表《天才》这部小说之前，已经有《珍妮姑娘》、《金融家》、《巨人》等几部作品问世。作为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小城镇的作家，他有着和书中主人公威特拉相似的经历。年轻时到芝加哥，做过很多职业，最后定居在纽约，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他最卓越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以及许多内容丰富、含义深刻的短篇小说。

《天才》这部小说出版后不久，就成为美国很多社会组织攻击的对象，并曾以“伤风败俗”的罪名控告它。很多正直的美国作家，如庞德、

弗罗斯特、门肯等专门成立了一个保卫《天才》的委员会，声援德莱塞，最终法院和社会都不得不还德莱塞和《天才》一个公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定位，《天才》作为一部真实反映艺术家生命价值的小说，已经为人所肯定和重新估价了。

目 录

一　孤身入世,巧结良友……1
二　青春的热望·朋友……26
三　威特拉结婚了……50
四　成名后,尤金的身体垮下去了…… 76
五　衰落…… 100
六　他又站起来了…… 124
七　颠峰…… 147
八　又一次疯狂的恋爱开始了…… 168
九　疯狂的代价…… 187
十　有结束,也有开始……215

天才 | 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

一　孤身入世,巧结良友

这个故事的序幕展开于 [illegible] 年到 [illegible] 年间,地点在伊里诺斯州的亚历山大镇。这是一个既有点城市风光又有些乡村生活气息的小镇。镇上的两家日报和两家晚报使居民们能够了解到发生在当地和全国的各种争端和其他五花八门的有趣事情。几片小湖和一条美丽的溪流使亚历山大镇平添了一种可爱的气氛。在这座镇上,人人都充满了希望,活得很起劲儿。

这座城镇的某一区里,住着一户人家。父亲托马斯·杰弗逊·威特拉是一个缝纫商人,他的店里出售一种最出名、最畅销的缝纫机。每次通过卖缝纫机,他能够赚到将近两千块钱。靠着这笔钱,他把自己的家布置得舒舒服服的,把孩子们都送进了学校,并且还在当地的公共广场上开了一间

店铺。此外,他还修理缝纫机并附带着做点儿保险生意。他最大的理想就是等将来他老了,让他的儿子尤金·丁尼生·威特拉来接替他的生意。虽说他不知道儿子长大后究竟会怎样,可是早早为儿子打算着点儿总没有错。

尤金·丁尼生·威特拉是全家最心疼的宝贝,这个名字是他的母亲密里姆·威特拉为他取的。他有两个姐姐——强健、活泼、愉快的茜尔薇亚和矮小、怕羞、爱深思的玛特尔。尤金比两人姐姐小两岁,他黑头发黑眼睛,生着端正的鼻子,牙齿洁白而整齐。他身体不很强壮,总是有点忧郁,带有艺术家的气质。他外表沉默,内心却充满了热烈的情感,怕羞而又敏感。

尤金喜欢阅读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作品,他也喜欢观察自然。蔚蓝的天空、飞翔的鸟儿、一片水、几只鸭子,都会强烈地吸引着他,让他感觉到美的存在。

茜尔薇亚在二十一岁那年嫁给了《呼吁日报》编辑卞雅明·柏哲斯的儿子亨利·柏哲斯,玛特尔却埋头在代数和三角里还没有出嫁。而尤金,好像压根儿就没学到什么实际的东西。他写过点东

西，可是他的作品很孩子气；画过两笔，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十六岁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干点什么，可是他知道自己不喜欢像父亲那样生活。老威特拉也看出尤金不是做买卖的料，因为他太爱幻想了。

尤金在十七岁那年秋天，遇到了一个姑娘，她在他心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丝泰拉·阿柏尔顿跟尤金同年，生着碧蓝的眼睛和纤细苗条的身材。她活泼愉快，讨人喜欢，但她却不对哪一个男孩特别钟情。对于尤金，她喜欢他那副害羞的神态。

在尤金最后一学年开学的时候，丝泰拉从摩林城来到亚历山大，很快和玛特尔成为朋友。一天下午，玛特尔和丝泰拉从街上回家的时候，遇到了尤金。玛特尔拦住了他，想让他见见漂亮的丝泰拉。

“你没有回家吗？”她站住问，又转向丝泰拉，“阿柏尔顿小姐，这是我弟弟尤金。”

丝泰拉逗人地冲他一笑，把手伸给他，他紧张地握住她的手。

“你上哪儿去？’玛特尔问。

“到哈利·莫里斯家去采胡桃。”

“哦,我真想要几个。”丝泰拉说。

“我给你带几个来。”他大着胆子献殷勤说。

她又笑了,“希望你真给我带来。”

尤金走开了。他一下子被丝泰拉吸引住了,但又有点怕她,不知道她觉得自己怎么样。

“他挺有意思。”尤金走后,丝泰拉向玛特尔说。

“是这样,只是他太忧郁了。”

“为什么呢?”

“他身体不怎么强壮。”

“但他笑起来的确很漂亮。”

“那我星期六晚上请你到我们家里来,你就会再见到他的。”

“我准来。”丝泰拉说。“那真太好了!”

这样,星期六的晚上,他们又见了第二面。尤金全身都感到一阵激动,费尽心思地打扮了一番,并且觉得自己应该说几句机灵话。家里也布置得温暖安闲。

他走进起坐间的时候,玛特尔和丝泰拉正坐在那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

“哦,你来啦!”玛特尔说。“来坐下。”

丝泰拉向他嫣然一笑。

他想说点什么,可是几乎连一句话都想不出来。他不知道怎样来打动这个姑娘的心。

“你猜我们在干什么?”他姐姐嘻嘻哈哈地问。

“干什么呢?”他傻乎乎地问。

“你猜猜。”丝泰拉说。

“爆玉米花。”他试探着说。

“差不离,再猜一次。”丝泰拉睁大眼睛说。

“栗子!”

她快活地点点头。他接着说:“栗子在哪?”

“喏,给你一颗。”丝泰拉笑着伸出一只手。

他接过来,抓住了她的手。丝泰拉想要挣脱,笑着说:“我再给你一颗。”

他放松了手,接过另一颗栗子,心里感到很高兴。

饭后,他跟玛特尔和丝泰拉重新回到起坐间。一会儿,玛特尔离开,去帮母亲拾掇东西。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可是他却不知该说些什么话。

“你以后想做什么？”停了一会儿，丝泰拉问。

“现在还不知道，我倒想做个艺术家。”这还是他第一次说出自己的志愿，说完他自己都有些呆住了。

丝泰拉根本没注意这个。她站起来，走到书橱那儿去看书。他也跟过去了。

“我喜欢司各脱的作品。”

“我也喜欢司各脱。”他说。

“我告诉你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她停住，尽力去想书名。“《正直的神》。”她终于喊了出来。

“是的，那本书非常好，我也喜欢。”

他们走到窗边，向外望着。那是一个月夜，别人家屋子里的灯光射出来，树枝银丝般交织着。

“我希望天气再冷一点，那就可以溜冰了。你会溜冰吗？”她转身问他。

“会溜。”他回答。

“等天气再冷一点，我们可以去溜溜，”他试探着说，“玛特尔也会。”

“哦，那真是好极了！”她高兴地表示赞成。

“你喜欢这儿吗？”他问。

“是的，很喜欢。”

“这是个很好的地方，”他说，“不过我在这儿没有多大出息。明年我想离开这儿。”

“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到芝加哥去。我不愿意呆在这儿。”

“你今年冬天跟我一块去溜冰吗？”他充满期待地问。

她点点头。

没有多久，他们便约好了一块去溜冰了。尤金平日晚间和星期六并不能常去溜冰，因为他得在店里给父亲帮忙，可是他常常请玛特尔把丝泰拉邀来，大伙儿晚上一块去。有时候，他单独请她，而她也常常跟他一块儿去。

有一次，他们来到湖边一排房屋下面。月亮升起来，在平滑的冰上映着动人的光彩。尤金和丝泰拉慢慢地滑着。突然，她的一只溜冰鞋松了，她一跛一跛地走着，一面大声喊叫。“别急，”尤金说，“我来帮你扎好。”

她站到他面前，他跪下来解开扭歪了的带子。当他正准备把自己的溜冰鞋换给她的时候，他抬起头来，看她正朝下望着他微笑。她显得那么可爱，他心里充满了快乐。

在回去的车上，他拉了一条毛毯替她盖住，靠着她坐着。雪车经过一间间发着银白光的小木屋，天上无数的星斗在闪闪烁烁。整个的景象都在他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直到很久以后都不能够忘记。

“我想咱们得想办法在报馆或是差不多的地方给尤金找个工作。”老威特拉向妻子说。

“我看他也似乎应该做这种工作。”威特拉太太回答。她觉得儿子还不太成熟，没有更多地考虑到将来。

老威特拉觉得，茜尔薇亚未来的公公，《呼吁日报》的老板兼编辑卞雅明·柏哲斯或许可以给儿子一个职务，让他做个记者或是排字工人，在这个行业里学点儿本事。有一天，他在路上向柏哲斯提出了这个请求。

“噢，柏哲斯，你能让我的孩子在你的报馆里学着做点小事吗？你开头给他多少待遇，都没有关系。”

“哪天让他来找我一趟，我或许可以想点办法。”柏哲斯不太起劲地回答。

“那我真太感激你了。”威特拉说。

他回家告诉了尤金，让他去见见柏哲斯。尤金心里不太高兴。他知道自己混得不好，但他觉得对他来说排字工作没什么出息。“等学期结束我就去试试。”他最后说。

四月的一天，他来到了柏哲斯先生的办公室。

“你父亲说你喜欢写写文章，你愿意干新闻工作吗？”柏哲斯先生问。

“我愿意试试。”

“我并不需要人，不过我可以用你。每星期五块钱，你要愿意就尽快来吧。”

“好，伯伯。”

尤金走了出去，鼻子里闻到了新鲜油墨和湿报纸的气味。他觉得这工作可挺有趣，不过他总有一天要离开亚历山大这地方的。

《呼吁日报》底楼前面是营业部，后面是几架印刷机；二楼后面是排字房，前面是编辑兼主笔卡勤·威廉兹先生的办公室。威廉兹先生又矮又瘦，蓄着黑胡子，一只玻璃假眼睛总是奇怪地盯着你。他碎嘴爱唠叨，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从大都市来到这儿。他总对身边的人说：“在芝加哥，我们总

是相当注意广告。可是在这儿，我就得相当注意地方新闻，因为读者只愿意看它。”

柏哲斯先生是馆里的决策人、交际能手和经营方针的指导者。他亲自拉广告并加以编排，他还写社评、接见拜访编辑的客人并调解各种困难。这个报馆井井有条地经营着，是个愉快的工作场所。

尤金到这儿工作的时候，刚巧十七岁。他渐渐喜欢上了威廉兹，还喜欢上在排字房工作的约纳斯·李尔和干零活的约翰·萨麦斯。萨麦斯五十五岁，沉默、爱喝酒。李尔四十五岁，有点儿文人气，他是个好排字工，只是总爱对威廉兹和尤金提起一些名流——他在其他地方工作时所听说的。

李尔教尤金排字的工作，他要求很严格，尤金也很乐意听从他。尤金想要见识一切，所以，虽然他很快觉得自己并不愿意做一个排字工人或记者，但他知道他在学习生活。他愉快地在自己的架子上工作。一面排着，一面读着各种新闻、评论和广告，同时梦想着自己的前途。那时候他没有更大的雄心，但却满怀希望地对着世界微笑。

全镇都知道丝泰拉是尤金的女朋友，但他的

父母却认为这是一场幼稚的恋爱，他们觉得尤金的热情很快就会使丝泰拉觉得厌烦的。事实上,他们看得的确差不多。有一回,在一次宴会上,丝泰拉对一个名叫哈维·罗特的小伙子表现得很亲密。这使尤金嫉妒得要命。回家的路上,他们都闷声不响。

“今儿晚上你一定不开心。”她主动说。

“你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不过你是什么看法，对我并不重要。”

“是吗?那我也不在乎了。”这话让丝泰拉很生气,但她没说什么。

又沉默了一会儿，尤金说：“你真的不喜欢我了吗？丝泰拉？”

“我想是的。”

走到她家门口的时候,他说：“呃,我想我以后也用不着来找你啦。”

“你最好别来。”

说完她就走进去，头也没回一下。他走回家去,心里很郁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失去她。

在报馆里,他学习排字进步很快。此外,他还

学到些别的东西。他开始明白了广告的道理。他注意到这些广告几乎千篇一律，几个月了只更改几个字。他通过看杂志上的广告觉得改些文字或加些小图画也许会更好些。

尽管工作很有意思，他还是觉得没有出息，常常闷闷不乐。威廉兹注意了他很长时间。一天，他对尤金说："喂，你干嘛不上芝加哥去？那儿比这儿更有发展前途。"

"我可以找什么工作呢？"尤金问。

"你可以找个排字工人的工作，也可以学一下美术。在报馆里当个绘画编辑，收入挺好。"

尤金不知道从事艺术工作怎么样，但他想要离开这儿。一星期能赚七或八块钱就非常好。

一个星期日下午，他翻看一份芝加哥报纸。那里面满载着芝加哥的各种奇闻趣事，这些事情一下子把他给吸引住了。他想象着芝加哥一定是一个极大的都市。

突然，这座城市像磁石吸住了他，紧紧抓住了他的心。

"我这就要上芝加哥去。"他边想边站起来。

被这股磁力推动着，他走进屋子，上楼到自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